

BALL OF FAT 羊脂球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经典】

(法) 莫泊桑著 李玉民译

经典文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经典/ (法)莫泊桑著;
李玉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1-616-X

I. 羊... II. ①莫...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5681 号

羊脂球——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经典

作 者: [法] 莫泊桑

译 者: 李玉民

特约编辑: 吴文娟

责任编辑: 汝 东

封面设计: 陈 楠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616-X/I·112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译序：无可替代的莫泊桑
1	西蒙的爸爸
11	羊脂球
53	一名农场女佣的故事
74	春天
81	舆论
87	一家子
115	一次野餐
128	泰利埃妓馆
157	保罗的女人
176	两个朋友
185	项链
196	我的叔叔于勒
206	归来
214	嫁妆
222	火星人
231	魔椅
243	伊韦特

西蒙的爸爸

晌午的钟声刚刚敲过，小学校的大门就打开了。孩子们蜂拥冲向校门，你推我搡，都要争先挤出去。不过，他们并不像平日那样马上走散，各自回家吃饭，而是走出几步就站住了，聚成几堆，开始窃窃议论。

原来，这天早晨，白朗绍特大姐的儿子西蒙入学了。

这些孩子在家里都听大人谈过白朗绍特大姐。在公开场合，大家虽然很敬重她，可是在私下里，他们的母亲提起她，怜惜中总有几分轻蔑。他们受到这种态度的感染，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西蒙呢，他从不出门，也没有在街上或者河边上同他们一道玩过。因此，他们不认识他，也谈不上喜欢他，只是听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说的一句话，又惊又喜、立刻就传开了。

“要知道……西蒙……哼，他没有爸爸。”

那个大孩子讲这句话时挤眉弄眼，一副狡黠的神情，表明他知道老底儿。

白朗绍特大姐的儿子，也走到校门口了。

他有七八岁，脸色略显苍白，穿戴挺整洁，样子腼腆，几乎有点拘谨。

那几堆同学还一直交头接耳，用狡狴而残忍的目光盯着西

蒙,正像要搞恶作剧的孩子那样,就在他走出校门要回家的当儿,他们慢慢地围上来,终于把他团团围住。西蒙站在圈子中央,又惊讶又惶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个散布消息的大孩子一看得逞了,就十分得意,问西蒙:

“喂,你叫什么?”

“西蒙。”他答道。

“西蒙什么呀?”对方又追问。

这孩子给问得懵头转向,又说了一遍:“西蒙。”

大孩子冲他嚷道:“名叫西蒙,还得有点什么……西蒙,这不是姓……”

孩子眼泪都要流下来,他第三次回答:

“我就是叫西蒙。”

那些淘气鬼哄堂大笑,那个大孩子更是得意忘形,提高嗓门说:

“大家都瞧见了,他没有爸爸。”

一时鸦雀无声。孩子们都惊呆了,小孩子居然没有爸爸,这件事真离奇,太怪了,简直不可能。他们把他视为怪物,视为违反天理的人,同时他们也感到,自己母亲对白朗绍特大姐的那种始终无法理解的轻蔑,在他们心里增加了。

西蒙则靠到一棵树上,以免瘫倒,他呆立在那里,仿佛被一场无法弥补的灾难打懵了。他想辩解,但又无言以对,驳不倒他没有爸爸这样可怕的事实。他面无血色,最后索性冲他们嚷道:“不对,我有爸爸。”

“他在哪儿?”大孩子问道。

西蒙没话说了,他的确不知道。孩子们兴高采烈,哈哈大笑起来。这帮乡下孩子近乎禽兽,这时产生一种残忍的欲望,就像同

窝母鸡中，一旦有哪只受了伤，就会群起而攻之，将其啄死。西蒙忽然瞧见邻家寡妇的一个孩子，而且他一直看着那孩子同自己一样，也是孤儿寡母过日子。

“你也一样，没有爸爸。”西蒙说了一句。

“胡说，我有爸爸。”那孩子回答。

“他在哪儿？”西蒙反驳道。

“他死了，”那孩子不无骄傲地高声说，“我爸爸，他在墓地里。”

这帮淘气鬼中间，立刻升起一片赞许的嗡嗡声，就好像爸爸葬在墓地里，就抬高了这个同学的身份，从而压垮那个没有爸爸的同学。这些顽童的父亲，大多都是恶棍、酒鬼、窃贼，都虐待妻子。现在，这些合法的孩子推推搡搡，越挤越紧，仿佛要把这个非法的孩子挤死似的。

有一个孩子站在西蒙对面，这时突然伸出舌头嘲弄他，嚷着：

“没爸爸！没爸爸！”

西蒙扑上去，双手揪住他的头发，并且连连踢他的腿，那孩子反过来也狠狠咬了他的脸蛋儿。场面一片混乱，等两个交手的孩子被拉开，西蒙已经挨了揍，衣裳撕破，打得鼻青脸肿，倒在地上，而那些淘气鬼则围着鼓掌喝彩。他爬起来，下意识地拍拍沾满尘土的小罩衫，这时又有人冲他嚷一句：

“去告诉你爸爸好了。”

西蒙一听这话，心里就完全泄气了。他们比他强壮，揍了他，而他确实感到自己真的没爸爸，根本没法儿回答他们。他的自尊心很强，竭力忍住涌上来的眼泪，忍了几秒钟，实在憋不住了，这才哭起来，浑身急促地抽动，但就是不哭出声来。

敌人都幸灾乐祸，欢欣雀跃，就像野人狂喜那样，很自然地手

拉起手,围着他边跳边重复喊叫:“没爸爸!没爸爸!”

然而,西蒙猛地停止哭泣,他怒不可遏,正好脚下有石子儿,他就拾起来,狠命朝折磨他的人掷去。有两三个挨了石子儿,嗷嗷叫着逃跑了。他的样子十分可怕,其他孩子也都惊慌失措了,吓得纷纷抱头鼠窜,如同乌合之众,一碰到情急拼命的人,就全变成懦夫了。

现在,只剩下这个无父的小孩子了,他撒腿朝田野跑去,因为他想起了一件事,随即便发了狠心。他要投河自杀。

原来,他想起一周之前,有一个靠乞讨为生的穷鬼,因为没有钱而投了河;捞起来的时候,西蒙也在场。他平时觉得,那个可怜的家伙又脏又丑,十分悲惨,现在死了面无血色,长胡子湿淋淋的,眼睛平静地睁着,神态很安详,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围观的人说:“他死了。”有个人却补充说:“现在他多幸福啊。”西蒙也要投河,那个可怜的人没有钱,而他没有爸爸。

他走到河边,注视着流水。河水清澈,只见几条鱼追逐嬉戏,有时轻轻跃起,捉食在水面上盘旋的飞虫。他只顾看鱼,就不再哭了,觉得鱼儿捕食的技巧很有意思。不过,风暴平静了,有时还会狂风骤起,吹得树木咯咯作响,然后消失在天边,同样,“我没有爸爸,我要投河”这个念头,还不时浮现,带来强烈的痛苦。

天空晴朗,气温很高。暖烘烘的阳光照在草地上。西蒙流着眼泪,一时感到惬意和倦怠,很想躺在暖洋洋的草地上睡一觉。

一只小青蛙跳到他脚下,他想捉住,却让它逃脱了。他追上去,扑了三回都没有捉到,最后总算抓住它的两只后爪尖,看着小动物要挣脱的样子,他不禁笑起来。小青蛙收拢两只后腿,再猛力一蹬,两腿突然绷直,如同两根棍子,而金眼圈的眼睛鼓得溜圆,前爪则像两只小手一样舞动。这令他想起用细长条的小木片

钉成斜角的玩具,也是这样用力一拉,就牵动钉在上面的小兵操练。于是,他又想起家,想起母亲,心里非常难过,又哭起来,浑身一阵阵颤抖。然后,他跪到地上,像临睡前那样祷告,但是抽泣得太急,又太厉害,他完全受其控制,无法祷告下去。他什么也不想,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心思完全放在哭上。

突然,一只沉甸甸的手按在他肩头上,一个粗嗓门儿问他:“你有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啊,小家伙?”

西蒙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留着小胡子、满头卷曲黑发的高个工人和蔼地瞧着他。西蒙眼睛里、嗓子眼里充满泪水,答道:

“他们打我……就因为……我……我……我没爸爸……没有爸爸。”

“什么?”那人微笑着说,“可是,人人都有爸爸呀。”

孩子还伤心地抽泣,吃力地又说道:“我……我……我没有。”

那工人听了,神色严肃起来,他认出这是白朗绍特大姐的儿子;他虽然到这地方不久,但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她的身世。

“好啦,”他说道,“别伤心了,孩子,跟我回去找你妈妈吧。会给你……一个爸爸的。”

二人一道走了,大人拉着小孩的手。那人脸上又浮现微笑,能看见那个白朗绍特,倒也不错,据说她是当地数得着的漂亮姑娘;也许他内心深处还这么想:一个失身的姑娘,很可能再次失身。

他们走到一所非常洁净的白色小房门前。

“到啦,”孩子说,接着又叫了一声:“妈妈!”

一个女人走出来;工人立刻收敛笑容,他一眼就看出,同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儿姑娘,是绝不能开玩笑的:只见姑娘一脸正色,立在门口,似乎不准男人跨进门槛,走进这个她已经被男人骗过

一次的房屋。于是他怯阵了，摘下鸭舌帽，结结巴巴地说：

“喏，太太，我把您孩子送回来了，他在河边迷了路。”

西蒙急不可待，扑上去搂住母亲的脖子，刚开口说话就又哭了：

“不是迷路，妈妈，我想投河，因为其他孩子打我……打我……因为我没爸爸。”

年轻女子满脸烧得通红，心头有如刀绞，她紧紧搂住儿子，眼泪止不住簌簌往下流。那人站在一旁，也为之动情，一时不好走开。不料，西蒙突然跑过来，问他：

“你愿意做我爸爸吗？”

一阵冷场。白朗绍特大姐倚着墙，双手按在胸口，沉默不语，忍受着羞耻的折磨。孩子见那人不答应，又说道：

“您若是不愿意，我还要去投河。”

那工人便把这事儿当作笑谈，笑着答道：

“好哇，我非常愿意。”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又问道，“等别人再问起来，我好回答他们。”

“菲利浦。”那人回答。

西蒙沉默了一会儿，要把这个名字刻在脑子里，然后才心满意足，伸出手臂，说道：

“好吧！菲利浦，你是我爸爸了。”

那工人把孩子举起来，突然亲了他两边的脸蛋儿，随即大步流星匆匆走开了。

第二天上学，迎接西蒙的又是一阵嘲笑。放学的时候，那个大孩子又要故伎重演，可是西蒙像投石子似的，将这句话劈头甩给他：“我爸爸，他叫菲利浦。”

周围的同学都高兴得狂呼乱叫：

“哪个菲力浦？……什么菲力浦？……菲力浦，算个啥呀？……你这个菲力浦，是从哪儿弄来的？”

西蒙不再答理，他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以挑战的目光注视他们，宁愿皮肉吃苦，也不肯在他们面前逃走。还是老师给他解了围，他才回家。

一连三个月，高个子工人菲力浦经常从白朗绍特家门前经过，有时看见她在窗前做衣服，就鼓起勇气上前搭讪。姑娘则客客气气地回答，但始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也绝不让他进屋。然而，他同所有男人一样，总好自鸣得意，以为姑娘同他说话时，脸色往往要比平时红一点儿。

可是，名声一旦扫地，就再难恢复，动辄遭人非议；尽管白朗绍特处处检点，倍加小心，当地已经有闲言碎语了。

西蒙倒是非常喜欢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忙完了活儿，傍晚都同新爸爸一道散步。他也按时上学，从同学中间穿过时神气十足，根本不理睬他们。

不料有一天，那个带头攻击他的大孩子对他说：

“你撒谎，你没有一个叫菲力浦的爸爸。”

“怎么没有？”西蒙非常冲动地问道。

那个大孩子搓着手，又说道：

“因为，你若是有爸爸，那他就该是你妈妈的丈夫。”

这个推理很正确，西蒙心慌了，不过他还是回答：“反正他是我爸爸。”

“这有可能，”大孩子嘿嘿冷笑，说道，“不过，他还不完全是你爸爸。”

白朗绍特的儿子垂下头，他边走边想，去菲力浦干活的地方，

卢瓦宗老头的铁匠铺。

铁匠铺就像完全被树木遮住，里面很暗，只有大炉子的红火光一闪一闪，映照五个赤臂打铁的铁匠，而铁砧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那五条汉子站在那里，像满身火焰的魔鬼，眼睛紧紧盯着他们捶打的烧红的铁块，而他们迟钝的思想则随着大锤起落。

西蒙走进来时没人瞧见，他轻轻拉了拉他的朋友。他朋友回过头来，活儿立时停了，所有人都仔细地打量他，就在这不寻常的寂静中，响起了西蒙细弱的嗓音：

“告诉你，菲利浦，刚才米修德家的那个大小子对我说，你不完全是我爸爸。”

“怎么这样说呢？”工人问道。

孩子一片天真地回答：

“因为你不是我妈的丈夫。”

谁也没有发笑。菲利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额头放在粗大的手背上，而手掌则撑着顶住铁砧的锤柄头。他在沉思。四名伙伴望着他，西蒙焦急地等待，他在这些巨人中间显得更小了。忽然，一名铁匠向菲利浦说出了大家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白朗绍特是个正经的好姑娘，虽然遭受不幸，但是很刚强，人又规规矩矩，嫁给一个厚道的汉子，准能成为像样的媳妇。”

“这话一点不假。”那三个附和道。

那个工人接着说道：

“不错，那位姑娘失过身，难道这能怪她吗？肯定那人答应娶她，我就知道好些像她这种情况的姑娘，如今都受人敬重。”

“这话一点不假。”那三人异口同声地附和。

那工人又说道：“可怜的女人，靠自己把孩子拉扯大，吃了多

少苦；从那事之后，她除上教堂再也不出家门，又流了多少眼泪，也只有上帝知道。”

“这话也一点不假。”其他人应声说道。

随后，大家都沉默了，只听见风箱吹炉火的呼呼声。菲利浦猛然俯下身，对西蒙说：

“去告诉你妈，今晚儿我要去跟她谈谈。”

他推着孩子的肩膀，把他推出去。

回头又干起活来，五只大锤，都准确落到铁砧上。他们就这样打铁，一直干到天黑，一个个强健有力，欢实活泼，都像够份儿的大锤。不过，正如在节日里，主教堂的大钟比其余的钟敲得更响一样，菲利浦的锤声也压过伙伴们的锤声，他一下一下，不住地抡锤，打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眼睛闪闪发亮，站在四溅的火星中间，劲头十足地打铁。

他到白朗绍特家敲门的时候，已是满天星斗了。他换上新衬衫和过节的外衣，胡子也修过了。年轻女人来到门口，面有难色，说道：“菲利浦先生，天都黑了，这时候来很不合适。”

菲利浦想回答，但是张口结舌，在她面前不知说什么好。

她又说道：“然而您完全明白，不能再叫人议论我了。”

这时，菲利浦突然说道：

“只要您愿意做我的妻子，还怕什么议论呢！”

对方没有回答，不过，他似乎听见昏暗的屋里身体瘫倒的声响，就急忙进去。西蒙已经上床睡下了，他清晰地听见接吻声以及母亲悄悄说的几句话。接着，他突然感到被他朋友抱起来，他朋友巨人般的臂膀将他举起，大声对他说：

“再见到同学，你就告诉他们，你爸爸，就是铁匠菲利浦·雷米，谁再敢欺负你，他就拧谁的耳朵。”

第二天,学生都到校了,快上课的时候,小西蒙站起来,他脸色发白,嘴唇打颤,用清亮的声音说道:“我爸爸,就是铁匠菲力浦·雷米,他说了,谁再敢欺负我,他就拧谁的耳朵。”

这回,谁也不笑了,因为,大家都认识那个铁匠菲力浦·雷米,有他当爸爸,哪个孩子都会感到自豪的。

羊 脂 球^①

一连数日，溃军的一股股队伍，纷纷穿过这座城市。那根本不算队伍了，完全是散兵游勇。那些人胡子拉碴，又长又脏，军装也破烂不堪，既没有军旗，又不成为团队，只是拖着脚步朝前走。他们都显得神情沮丧，力尽精疲，再也不能想什么，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了，仅仅凭习惯机械地移动脚步，一站住就会累趴下了。他们大多是应征入伍的性情平和的人、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一个个都被枪支压弯了腰；还有年轻而敏捷的国民别动队员，他们容易惊慌失措，又能立刻斗志昂扬，他们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溃退逃跑；此外，他们中间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那是一次大型战役中被击垮的师团的残部；身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同各种步兵排列在一起；有时也能看见一名龙骑兵的闪亮的头盔，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跟随脚步比较轻快的步兵，显得十分吃力。

随后，游击队也一批批穿城而过，每队都起了英勇的称号，诸如“败军复仇队”、“坟墓公民团”、“敢死队”等等，不过，他们的样子倒像土匪。

^① 莫泊桑于1879年下半年创作《羊脂球》，1880年直接收在自然主义的短篇集《梅塘之夜》中，莫泊桑一举成名。福楼拜赞为“无论从结构，讽刺或观察来看，都是杰作”。

他们的官长，也都是从前的布商或粮商、油脂商或肥皂商，临时充当军人，因为钱多或者胡子长，就被任命为军官，全身披挂着武器、法兰绒绶带和军衔。他们讲话声如洪钟，经常讨论作战方案，大言不惭，自以为肩负着危难的法国的命运；不过，他们有时也惧怕手下的士兵，那原本是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往往不要命，但是奸淫抢掠，无法无天。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城。

当地的国民卫队，两个月来一直在附近树林中，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哪怕荆丛里有一只小兔子动一动，他们就立刻准备投入战斗。现在，他们都各自逃回家中，那些武器、军装，在方圆三法里之内用来吓唬路碑的一整套凶器，都突然不翼而飞了。

最后一批法国兵总算过了塞纳河，要从圣赛威尔和阿夏镇的方向退往奥德梅桥。走在最后的是将军，左右由两名副官陪伴，徒步行走。率领这样的乌合之众，他实在回天乏术，一筹莫展；而且这个以勇武著称、战无不胜的民族，竟然遭此惨败，全线崩溃，他裹在其中，也不免感到茫然失措。

此后，城中便是一片寂静，一片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等待的气氛。许多大腹便便的市民，在生意场上丧失了男子气概，现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胜利者，他们心惊胆战，惟恐敌军看见他们烤肉的铁杆或者大菜刀，就说是窝藏武器。

生活似乎停止了，铺子都关门闭店，街上阒无人声。偶尔有个居民上街，也被这种沉寂吓坏，便溜着墙根匆匆离去。

就在法军撤完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冒出几名轻骑兵，穿城疾驰而过。不久，从圣卡特琳山坡就黑压压下来一大片人，与此同时，另外两股侵略大军，也像潮水一般，出现在达

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大道上。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会合。随后,德军大部队开到,一营一营,从周围的大街小巷列队出来,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路石咯咯作响。

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声音所喊的口令,沿着房舍升起。那些房屋看似空荡荡的,一片死寂,可是在关闭的窗板里面,一双双眼睛却在窥视胜利者;那些胜利者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根据“战时权法”主宰全城人的财产和性命。居民守在昏暗的房间里,都惊恐万状,如同遭受大灾大难,发生强烈地震,什么智慧和力量都无能为力了。是的,每逢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原来受人类法律或自然法则保护的一切,遭受一种无意识的残暴力量的蹂躏,人们就会产生这样惶恐的感觉。大地震将一个地方的所有人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江河同时冲走淹死的农夫和耕牛的尸体,以及房屋的梁柱;同样,打了胜仗的军队就要屠杀自卫的人,押走俘虏,以战刀的名义抢掠,用大炮的轰鸣感谢上帝;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让我们无法再相信永恒的正义,也无法按照我们所接受的教导那样,再相信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德军小分队挨家敲门、然后进了屋。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战败者从此开始尽义务,必须热情招待胜利者。

过了一段时间,最初的恐怖一旦消失,气氛又重新平静下来。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一家人同桌吃饭。有的军官也很有教养,并且出于礼貌,替法国惋惜,说自己本不愿意参加这场战争。房主自然要感激普鲁士军官的这种感情,何况说不上哪一天,还要仰仗他的保护呢。把他侍候好了,也许能少摊派几名士兵来吃饭。既然什么都要听命于这个人,又何必伤害他呢?那样干不是勇敢,而是鲁莽。现在的鲁昂市民,已没有大胆鲁莽的毛

病了,不像当年那样,因英勇守城而使这座城池闻名遐迩^①。最后他们还这样考虑,只要不在公开场合同外国亲近,在自己家里客气一点儿并不为过。这也是他们从法兰西文明礼貌中得出的至高无上的理由。到外面,彼此成为路人,可是回到家里,大家都愿意交谈;每天晚上,大家守着炉火取暖,德国军官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

就是整个城市,也渐渐恢复了常态。法国人固然还不大出门,可是大街小巷挤满了普鲁士兵。况且,那些蓝色轻骑兵军官,身上佩带的杀人的大家伙拖在马路上,虽然显得盛气凌人,但是比起去年也是在这些咖啡馆里吃喝的法国轻骑兵军官来,对普通公民的蔑视态度并不算特别厉害。

然而,空气中多了点什么,多了点难以捕捉的陌生东西,那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外国气氛,如同扩散的一种气味,异族入侵的气味。这种气味充斥家家户户和所有广场,改变食品的味道,使人产生远行到野蛮而危险的部落的感觉。

胜利者要钱,要很多钱。居民总是如数缴纳,他们也确实富有。不过,诺曼底商人财越大越抠门儿,出一点血,拔一根毛,看着自己的财富有一点儿转到别人手中,他就特别心疼。

可是出了城,沿河流往下游走两三法里,到克鲁瓦塞、埃普塔尔或比萨尔一带,船夫和渔人能经常从水底打捞上来德国人的尸体。那些尸体在军服里泡得胀起来,有用刀捅死的、用脚踢死的,也有脑袋被石头砸烂的,或者从桥上被人推下水的。河底的淤泥里,埋葬了不少野蛮而合法的暗中复仇,那是不为人知的英勇行为、不声不响的袭击,比白天打仗还危险,但又不能扬名。